

问世间 情是何物

归乡百感交集

汴京沦陷，诗人被羁管山东后，情怀悲凉，思归更切：

憔悴南冠一楚囚，归心江汉日东流。（《梦归》）
西北并州隔千里，几时还我故乡春。（《三仙祠》）
荡荡青天非向日，萧萧春色是他乡。（《徐成卿相过……赠别二首》）
河外青山展卧屏，并州孤客倚高城。（《怀州子城晚望少室》）
并州北望山无数，一夜砧声入白头。（《雨夜》）
至48岁时，诗人羁管山东期将满，事先返乡安顿迁家事宜。他回到二十多年魂牵梦绕的太原，悲喜交集，百感丛生，见《太原》：

梦里乡关春复秋，眼明今得见并州。
古来全晋非无策，乱后清汾空自流。
南渡衣冠几人在，西山薇蕨此生休。
十年弄笔文昌府，争信中朝有楚囚。

首联叙事，欲扬先抑，以昔衬今。用“眼明”表达久别重逢的激动神情，堪称“诗眼”。《晋书·文苑传·顾恺之》：“恺之每画人成，或数年不点目睛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‘……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’”元好问洞悉此理，屡试不爽，“何时石岭关头路，一望家山眼暂明。”（《秋怀》）“眼明还似故乡归。”（《为邓人作诗》）

颌联有杜甫《春望》首句所说“国破”后唯有“山河在”其余皆非之意。合观《送娄生北上》“并府虚荒久，大城如废村”，《外家南寺》“眼中高岸移深谷，愁里残阳更乱蝉”，可知这二十多年来太原经历战乱的沧桑巨变。上句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着眼，感慨甚深。晋地表里山河，易守难攻，是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战略要地。若任人唯贤，如唐初李勣任并州都督，曾深入大漠大破东突厥。所以好友赵元《修城去》（《中州集》）有“得一李勣贤长城，莫道世间无李勣”之感叹。下句“乱后”加“空”，暗寓了汾水对金廷任人唯亲遂致失守的哭诉幽怨。

颈联由国事转到身事，悲喜交织。“并州一别三千里，沧海横流二十年。休道不蒙稽古力，几家儿女得安全”（《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》），如今

劫后余生，终于能“以叔父之命，将就养于太原”（《千户赵侯神道碑》），完成“元氏太原房”叶落归根延续祖坟香火的重托，真是万幸！然而以亡国遗民的身份归乡，只好像周伯夷、叔齐采薇首阳山那样了结残生，又是何等失落！

尾联再以昔衬今，凸显其仕金十年由朝官沦为囚徒的巨大落差，充满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英雄失路之悲，沉痛苍凉。

同时词作《感皇恩》则将国事悲慨切割，只就自己的身事而言，且偏重于叶落归根的喜悦，向心灵世界的深处单向开掘：

梦寐见并州，今朝身到，未怕清汾照枯槁。百年狂兴，尽与家山倾倒。黑头谁办得、归来早。梁苑绿波，长安春草，惆怅行人暗中老。故人相送，记得临行曾道：故国行乐地，依然好。（末后乡人王怀玉乐府语也。）

词人36岁辞史馆职自汴京归嵩山时，有“黄尘鬓发，六月长安道。羞向清溪照枯槁”（《洞仙歌》），用《战国策·秦策》所叙苏秦说秦王不成而归，形容枯槁、唐岑参《因假归白阁西草堂》“误徇一微官，还山愧尘容”典。晚年归乡，则换“羞向”为“未怕”，在二者的考量中后者胜出。“百年”二句设想回到家乡时的欣喜若狂，可合观《读书山雪中》所示醉后狂态：“残生何意有今年，突兀家山在眼前。东家西家百壶酒，主人捧觞客长寿。先生醉袖挽春回，万落千村满花柳。山灵为渠也放颠，世界幻入兜罗绵。”“黑头”句用南朝梁江总遭乱避难远方数十年始还家典，撤去杜甫《晚行口号》“远愧梁江总，还家尚黑头”之“远愧”，用反问句式，虽白头返乡也足可庆幸之情溢于言表。下片换头本江淹《别赋》“春草碧色，春水绿波。送君南浦，伤之如何”，冠以“梁苑”“长安”，思绪指向少时赴试京都的情形，惆怅壮志未酬点到为止。最后端出当年离乡时故人王怀玉赠别语，说明自己二十年来对它念念不忘。“故国行乐地，依然好”是全词的主旨，念在词人的心目中自有无数儿时的回忆，是永远可以依偎的温馨归宿。

忆乡感时抒志

与《感皇恩》同时期的词作《木兰花慢》揭示内心世界，触角向更广阔的时空延展：

对西山摇落，又匹马、过并州。恨秋雁年年，长空淡淡，事往情留。白头，几回南北？竟何人、谈笑得封侯？愁里狂歌浊酒，梦中锦带吴钩。

严城鼓动高秋，万灶拥貔貅。觉全晋山河，风声习气，未减风流。风流，故家人物，慨中宵、树枕忆同舟。不用闻鸡起舞，且须乘月登楼。

开篇叙事，用“又”由今及昔。首先引发“恨”的是往昔避乱河南思乡南归的悲苦。唐卢照邻《昭君怨》：“愿逐三秋雁，年年一度飞。”李峤《水调歌》：“不见只今汾水上，唯有年年秋雁飞。”“秋雁年年”用此典，忆及《八月并州雁》“南来还北去，无计得随君”等事。“长空淡淡”暗寓望眼欲穿，可合观“别却并州已六年，眼中归路直于弦”（《家山归梦图三首》），“谈笑得封侯”本杜甫《复愁十二首》：“闻道听小子，谈笑觅封侯。”“梦中锦带吴钩”，可合观《望归吟》：“少年锦带佩吴钩，独骑匹马觅封侯。”同卷《并州少年行》对此有大展宏图勾勒：“我欲横江斗蛟鼉，万弩射射阳侯波。或当大猎燕赵间，黄熊朱豹皆遮罗。男儿万马随馘河，朝发细柳暮朝那，扫云黑山布阳和。归来明堂见天子，黄金横带冠峨峨。人生只作张翥傅介子，远胜僵死空山阿。”词人早年意气风发，有“为名臣、奇士，以千载自任”（《兴定庚辰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》）的雄心壮志；中年曾感慨“古来豪侠数幽并。鬣星星，竟何成？他日封侯，编简为谁青”（《江城子》“醉来长袖舞鸡鸣”）；如今虽已白头，但往昔的豪情壮志仍时时在梦中闪现，反观亡国遗民的身份，只好以“狂歌浊酒”驱遣壮志未酬的悲慨。

下片由今及古，由己及人。“严城”句本杜甫《水宿遣兴奉呈群公》：“高枕翻星月，严城叠鼓鼙。”“慨中宵”句本刘琨《重赠卢谌一首》：“中夜抚枕叹，想与数子游。”“闻鸡起舞”用刘琨、祖逖勤学苦练立志报国典。“乘月登楼”典出《晋书·刘琨传》：“在晋阳，尝为胡骑所围数重，城中窘迫无计，琨乃乘月登楼清啸。贼闻之，皆凄然长叹。中夜

元好问诗词中的太原情结

狄宝心

慎郑重；文末署名，更是正规严肃。至于率意提及者随处可见：《千户赵侯神道碑》：“戊戌七月，以叔父之命，将就养于太原。”《伤寒会要引》：“戊戌之夏，予将还太原。”《遽然子墓碣铭》：“乱后予客冠氏，将还太原。”《木庵集序》：“丁（原作“乙”，误）西冬十月，将归太原。”尤其是《故物谱》末署“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”，称自家宗支为“太原房”，由此看来，《通仙观记》所说“太原人元某”还有族籍认同的意味。

基于这些情分，元好问的诗词中凝结着深切厚重的太原情结。

恋乡情深意浓

由于时代变乱、山西人安土重迁及自身秉性才情等原因，元好问的爱乡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，可以说是古代诗坛上一道靓丽的景观。现存深情怀恋太原的发轫之作是《初发潞州》：

潞州住久似并州，身去心留不自由。
白塔亭亭三十里，漳河东畔几回头！
隋唐以来并州辖境阳曲、文水之间，后成为太原的别称。元好问14岁去陵川求学，师从郝天挺，19岁告别恩师自陵川返乡，对从学六年之地陵川如同对故乡并州一样眷恋。先以恋乡之情比衬，后用特写镜头聚焦无数次回头的眷恋情形，后日离并时的情怀可由此想见。

诗人27岁时，鉴于蒙古频频南侵、家乡即将沦陷，遂举家南迁，包括三叔元升、兄长元好古等，近似西晋末的衣冠南迁，可见其归期渺茫的心境。路经太原将书籍寄存亲旧家时，他作《过晋阳故城书事》，怀着沉痛心情对宋人毁坏干古名城以致中原北门不守予以鞭挞，爱恋之感溢溢其中：

惠远祠前晋溪水，翠叶银花清见底。
水上西山如卧屏，郁郁苍苍三百里。
中原北门形势雄，想见城阙云烟中。
望川亭上阅今古，但有麦浪摇春风。
君不见，系舟山头龙角秃，白塔一摧城覆没。
薛王出降民不降，屋瓦乱飞如箭镞。
汾流决入大夏门，府治移著唐明村。
只从巨屏失光彩，洛洛几度风烟昏。
东阙苍龙西玉虎，金雀觚棱上云雨。
不论民居与官府，仙佛所庐余百所。
鬼役天财千万古，争教一炬成焦土。
至今父老哭向天，死恨河南往来苦。
南人鬼魅好机祥，万夫舂锄开遘网。
官街十字改丁字，铁破并州渠亦亡。
几时却到承平了，重看官家筑晋阳。

晋阳故城遗址在今太原市西南晋源镇附近。此城始建于春秋末，历经北齐、隋、唐扩建，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，五代时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北汉皆于此勃兴。宋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，宋军围攻晋阳，北汉主刘继元投降。宋太宗因此地久为龙兴之地，把晋阳城彻底毁坏。诗从晋祠写起，用浓墨重彩赞美太原景色如画、山川形胜，重点突出晋阳故城的雄伟壮丽、鬼斧神工。清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载：太原府在唐为北都。晋阳官在都之西北，官城周二千二百五十步，崇四丈八尺。都城左汾（河）右晋（水），潜邸在中，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，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，其崇四丈。汾东曰东城，贞观十一年长史李勣筑。两城之间有中城，武后时筑，以合东城。官南有大明城，

故官城也。诗人站在悬瓮山顶的望川亭上，将心中的晋阳故城与眼前的麦浪起伏对比，扼腕痛惜的万千感慨亦心潮翻滚，遂从迫使自身背井离乡的现实出发，联想到北宋兼并以以来广大人民的被迁之苦，把灾难的成因归结于晋阳故城被毁，批判的矛头直指北宋最高统治者。他从军事、文物、文化等角度，对宋廷的野蛮残暴、愚昧无知予以无情的批判，特别是站在千百年生长于此的父老乡亲的立场上，对赵宋攻灭沙陀族建立北汉政权没有视为正义的统一行动，表现出不分夏夷、以民为本评判是非的立场。诗中“至今父老哭向天，死恨河南往来苦”，哭诉宋廷强迫移民河南，这与欧阳修《晋祠》诗所说“顽民尽迁”“祖宗圣功”之完全站在赵宋立场上一味歌功颂德截然不同。

避乱南迁后，诗人的思乡之情特别强烈。“并州倦客初投迹，楚泽寒梅又过花”（《昆阳二首》），叹息流落他乡生计拮据盼归失望。“别却并州已六年，眼中归路直于弦”（《家山归梦图三首》），将思归之情表达得更加急切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这是公认的道理。但也有这样的名言：“世界上最大的是海洋，比海洋大的是宇宙，比宇宙大的是胸怀。”此句无理而妙亦正在于此。

《八月并州雁·三乡时作》更是深情无限：
八月并州雁，清汾照旅群。
一声惊晚笛，数点入秋云。
天没楼中见，哀劳枕畔闻。
南来还北去，无计得随君。

诗人远望大雁，便揣想它是从并州飞来的，进而联想到这些大雁由北往南路经蒙古军占领区，傍晚才在汾河岸边安息，不料一声笛响，疑是劲弓，立即起飞，径入高云，直至河南，余悸仍在，高空奋飞，力竭声哀。末尾安慰大雁不用哀嚎，到明年春你还能北返，远胜于我有家难归的命运，思致近似“万里人南去，三春雁北飞。未知何岁月，得与尔同归”（唐韦承庆《南中咏雁诗》）。前三联层层铺垫，凸显大雁的悲苦，至尾联结穴处对比衬跌，卒章显志，收画龙点睛之效。至于其成因是蒙古势力太强，还是金廷苟且偷安不思进取，则引而不发。《郁郁》“并州近日风尘恶，怅望乡书早晚回”，《落魄》“落魄宜多病，艰危更百忧。雨声孤馆夜，草色故园秋”，皆言及诗人关心太原近期战况，而故乡书信迟迟不来，忧心如焚、秋夜更切的情形。“无计得随君”篇终接微茫，寄慨遥深，其中蕴含着万般无奈酸辛，比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（李白《静夜思》），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（杜甫《月夜忆舍弟》）更觉缠绵凄侧、低回欲绝。

作者为山西忻州原平市人，中国元好问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。曾任忻州师范学院教授、元好问研究所所长。著有《元好问年谱新编》《元好问诗编年校注》《元好问文编年校注》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·元好问集》等。

